

国 翹 兴 哲 著

残 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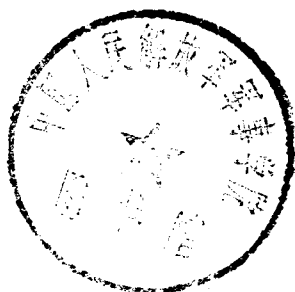


2 034 3929 8



残 砂

国 翹 兴 哲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残 砂

国翹 兴哲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沈阳 七二一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25 印张 88 千字 插页3

1986年 2 月第 1 版 1986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82

定价：0.67元

印数：00001——72000册

内 容 提 要

《桃园街奇案》和《残砂》是两部公安题材的侦破小说。前一部以重庆路外侨商店的凶杀盗窃案，和桃园街一段7—2号突然发生的杀人案为开端，侦察员把象样的线索查完了，却未获得凶手的蛛丝马迹。后一部以太平路的一起车祸案为开端，据现场留下死者和女人的两种脚印，侦察员刚找到一个女人的线索，却又被人害死了。桃园街奇案和太平路车祸案如何了结？于是，两部小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故事。小说歌颂了陈飞、小郭、赵颖等公安战士的机智勇敢精神。

25

目 录

桃园街奇案.....	(1)
残砂.....	(72)

桃园街奇案

两起特大杀人案件

这个故事发生在初夏季节。

半夜一点半钟了，淅沥的小雨还在下着。一辆从省公安局院里驶出来的上海牌轿车在水洗般的柏油路上飞驰。轿车里，一位五十岁左右体态健壮的男子和司机并排坐着，他浓眉下面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直视前方，说：“再加快一点！”司机会意，汽车上的仪表指针指到了八十迈。

十分钟后，车速减慢，拐了两个弯，进入一个红灯闪亮的大门，穿过一段林荫道，停在三层大楼正门前的雨搭下边。这里是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办公大楼。

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坐在门口的刑侦一科科长陈飞，看了一下手表，自言自语地说：“该回来了，怎么——”话音刚落，走廊里便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陈飞高兴地喊道：“崔处长回来啦！”

“让你们等急了吧？”崔处长见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便匆匆走到中间的位置上坐下。

三天前，重庆路三层大楼的外宾侨汇商店被盗。商店值

班人员被犯罪分子用钝器打死，盗走金银珠宝首饰物、翡翠、玛瑙、文物、玉器等古董玩具价值三万余元。案件发生后，震动全城，影响面极大。上级公安机关十分重视，要求尽快破案。市公安局刑侦处崔处长从省局开完会，便马上用电话通知陈飞召集侦察员会议，研究分析案情，确定侦破方案。会议还未进行二十分钟，会议室里已经是烟雾弥漫。特别是崔处长，坐下之后，雪茄一支接一支。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开会必须抽烟，呛得几位女同志直咳嗽。只有两台十六吋的电风扇在不停地转动着，不时地给人一点凉爽的感觉。会议由崔处长亲自主持，参加人员除负责侦破大、要案的一科科长陈飞、科级侦察员赵颖以及一科的全体侦察员、刑事科学技术人员、法医等三十余人外，还有分局一部分刑警同志。陈飞翻动着现场勘察记录，把已经掌握的案情详细经过又介绍了一遍。犯罪分子是从外侨商店后院一幢瓦房上面攀上商店的二楼，打开厕所的窗户，进入室内的。因为其他窗户都有牢固的铁栏，唯独厕所小窗没有。犯罪分子进室后将铁柜撬开，把里面的金银首饰、贵重古玩全部盗走。

“其他还盗了些什么？”崔处长爱刨根问底。

陈飞说：“在铁柜的底层放有三百元钱以上的手表一千二百五十块，可是犯罪分子不知为什么一块没动，二楼还摆有照像机、录音机以及呢料服装等高档商品，也都完好无缺。”

赵颖补充说：“犯罪分子是很狡猾的，作案前似乎经过周密策划和准备，现场上没有获取更多的物证。只是在厕所的窗台和作案的铁柜旁留有几处不太清楚的脚印，经鉴定，是两个人的脚印，一个是小脚穿大鞋，另一个是大脚穿小

鞋，都是泰山牌新球鞋。小脚穿大鞋走路步幅小，步态轻，说明是一个矮个和比较瘦弱的人，另一个则步子大而脚印重，说明是一个高个的人，体重超过七十公斤。”

侦察员小郭汇报说：“泰山牌球鞋是本市第一胶鞋厂的产品。这是经过伪装的脚印，犯罪分子作案怕被人识破，所以买了两双和自己脚的尺寸差别很大的新胶鞋。在一般情况下，谁买新鞋都要买自己脚穿上合适的。”

崔处长满意地点了点头，重新点燃一支烟，抬头用炯炯的两道目光盯着李法医。李法医会意地站了起来，崔处长一摆手让他坐下讲。他慢条斯理地说：“值班员孙明是一个五十五岁的人，身体健康，估计他听到室内有响动，起来披着衣服走到门口就被犯罪分子用钝器打击头部致死。经检验，颅脑重度损伤，尸体上没有挣扎和搏斗的痕迹。”

李法医汇报完以后，大家对案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分析。一致认为，现场并不凌乱，说明犯罪分子不是顺手牵羊，是熟悉内部情况的人干的。伪装脚印，不留痕迹等都能说明犯罪分子早有准备，杀死值班员很显然是怕值班员认出他来。犯罪分子进到室内直奔铁柜，可以判断出，犯罪分子作案的目标，内情明，线路熟，预谋久，调查范围首先应从内部下手。

崔处长同意大家的分析。他问陈飞：

“商业局一共多少职工？”

陈飞答：“市商业局共有二千三百三十五名职工，外侨商店干部、职工、营业员共七十三人。发案当天，公出三人，病假四人，事假一人。”

“要从这两千多名职工中进行摸底排队，将有条件作案

的人列为嫌疑对象。”崔处长环视一下大家又说，“对病、事假和外出的人员都不要忽视，过去曾发生过罪犯请假回乡后当夜返回作案的。这种故布疑阵的情况，尤其要注意。”

“三名外出人员，采购部主任严维平去广州，另两名采购员去北京，一直没有回来，他们可以排除。”侦察员小郭补充一句。

崔处长接着说道：“对这个单位退职、清洗、调离、借调、帮助别的单位工作的人都要调查。对常来商店和商店有联系的人也要查，不能排除里勾外联进行作案的可能。”

崔处长刚说到这里，会议桌上的警备电话铃突然响了。陈飞操起电话听筒，立刻拿笔往纸上沙沙地记了起来。他的两道长眉毛象海燕的两只翅膀不断一耸一耸的，别人也都聚精会神地注意着他。从习惯和经验上来判断，估计是又发生了重要案件，特别是这个时间来电话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果然，陈飞撂下听筒，向崔处长报告说：“桃园街派出所报案，他们管区内的桃园街一段7—2号，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派出所的同志已将现场保护起来了。”

崔处长看了一下手表，此时时针正指着四点二十五分。他一摆手，“马上去现场！”有些困倦的侦察员们立刻振奋起来。大家簇拥着走出大楼，天色已经放亮，一层灰白色的晨雾浮在院里的白杨树上面……

五分钟后，机动车队从刑侦处院里拐了出来，一字长蛇阵似地奔驰在宽阔的马路上。队首是转动着红色指示灯、发出响声信号的警备车，震醒了正在沉睡的居民。第二辆是乳白色的现场勘察专用车，紧接着是六辆插着黄色警备旗的绿色三轮摩托车，崔处长和陈飞坐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在车队的

最后边。崔处长紧锁着双眉在思索着……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轿车“唰”的一声停住，崔处长的思路被打断了。他和陈飞两人下车后，天已经全亮了。崔处长一眼就看到，有民警站岗的门牌上写的是桃园街一段7—2号。保护现场的副所长顾彬迎面走来，不等崔处长说话就报告说：“今天早晨四点十五分，我们接到桃园街朱鸣报案，她的婆母宋舜英被杀。我们给刑侦处挂了电话，同时派值班人员和治保干部前来保护现场。报案人朱鸣同志是外贸局工作人员，被害人宋舜英同志是商业局人事科副科长，现年五十二岁。”听完报告，崔处长便走进院子里，边走边扫视四周。小院约有三百平方米左右，中间是一幢洋灰罩面红色屋顶蒙古包式的二层小楼。靠东面窗户并列长着两棵槐树，南面小花池里长着芨芨草、扫帚梅等一些草本花，高矮不齐，看来缺少侍弄。由于院子范围不大，崔处长考虑可以采取从中心向外围勘察的方法。被害人宋舜英的卧室在楼下，他率领技术人员和法医首先来到楼下中心现场。现场勘察是一项时间性非常强的工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谓“兵贵神速”，就是抓住发案不久，犯罪痕迹比较明显，罪犯未及破坏，群众记忆犹新，赃物尚未转销等有利时机，迅速破案。崔处长几十年来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习惯，他不仅来到现场指挥，而且每次都亲自参加勘察，既是指挥员，也是工作人员。

崔处长和陈飞两人研究商定，把侦察员和技术人员分成三个组，然后命令大家各就各位，开始细致而又紧张的勘察工作。

半个脚印

被害人的卧室在楼下，室内不到二十五平方米。设施比较讲究，靠北窗是新式的双门立柜，一套紫红色沙发中间摆着漂亮的茶几，黑色亮漆的梳妆台，褐色的牛皮箱，宽大的写字台……

死者躺卧在靠南窗的双人沙发床上，头东脚西，脚底处堆卷着一床葱绿色软缎被，头部右侧放着一件折皱了的浅色小花的确良衬衫，头发凌乱，虽然头面部有多处皮下血肿，鼻孔少量出血，但面孔轮廓依然清晰，面貌美丽，长得比实际岁数年轻得多。死者左臂垂于床沿外，手腕上戴的瑞士劳莱斯自动日历表，红箭头秒针还在正常地走动。死者两腿斜行伸直，穿着弹性的三角裤衩，赤脚。死者体态较胖，身上皮肤细腻，上身套着尼龙丝跨栏背心。侦察员小郭对陈飞小声说：“是强奸杀人案？”陈飞未加可否，现在回答这类问题，为时尚早。经法医继续详细检查，发现颈部有轻微的扼痕，四肢有几处挣扎抵抗性擦伤和捶伤。左面头部有被圆形铁器击伤的两道血痕。崔处长心想：犯罪分子如此胆大手黑，心毒残忍，并不多见。他见床旁地上倒放着一张电镀铁腿的折椅，椅腿上沾有血迹，便指给法医说：“看来，死者头部的伤痕，很可能是被凶手用铁椅打的。”李法医从尸体上拽下体温计看了看，对崔处长说：“据尸温判断，死亡大约三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下半夜一点半到两点。”

“要细致检查！”崔处长用眼睛盯着李法医拿着的体温计

叮嘱着。他心里十分清楚，现场留下的一点点痕迹和东西，哪怕是一个指纹，一个牙印，一根毛发，一点唾液，一个烟头以及片纸只字、微量泥土，都可能成为直接或间接证明罪犯作案的重要证据。他每次勘察现场都非常尊重客观事实，一丝不苟。他也非常明白，认识来源于实践，搞侦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绝对实事求是，作为领导干部掌握犯罪分子作案的第一手材料，这对正确分析案情，确定侦察措施，从而达到破案的目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场上经过详细查找，没有找到一个清楚的指纹痕迹。看来犯罪分子经过预谋和准备，是个狡猾的家伙。侦察员和技术人员竟细致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用放大镜在死者用的软缎被角上发现了残缺不全的鞋印痕迹，在褥单上有五条横向移动形成的磨擦线痕，判断可能是鞋头滑动痕迹，在被里上发现的几处断续的灰垢附着的痕迹。这些痕迹因是在软体的布质上，所以都是不完整的，模糊的，不能确定它的种类、质属性和型号。但是，经技术人员把它精心地拼凑连接，则形成了一个象拖鞋前掌的模糊印痕。

室内除床的周围凌乱而外，其他地方都完好无缺，柜、箱子以及写字台的抽屉，均没有发现被撬压的痕迹，说明犯罪分子并不是图财害命。卧室门上三毫米厚的一块毛玻璃被捅碎，地上撒着大小不匀的玻璃碎片。崔处长细心观察后，特别指示将玻璃碎片拍照下来，经分析，玻璃是先用玻璃刀划成六十厘米宽的方形刀痕后捅碎玻璃，把手伸进，拧开暗锁，将门打开。

“处长，院子里发现了脚印！”这时，陈飞走来，拽着崔处长的胳膊来到外面窗户底下，指着几个侦察员、技术人

员围绕的半圆中间，“你来看这个！”

崔处长弯下腰仔细一看，原来窗底下留着半个脚印，是鞋底的前掌部分，脚尖部分踩进土里较深，前掌的花纹十分明显，一看便知是穿新塑料凉鞋的脚印。用放大镜看去，在脚印里有两个高粱米大小混着泥土的赭石色粘块，好象是沾的油色。技术人员将它取出，细心地保存起来。陈飞分析说：

“这是现场上发现的唯一清晰的脚印，说明犯罪分子进到院里后，先翘脚扒窗往里看被害人是否在家，屋里有没有其他人，当他感到便于作案时，便进到屋内。狡猾的犯罪分子进去后可能是换上了里屋门前放的一双拖鞋，因为从褥单和被子上发现的模糊脚迹，很象是拖鞋底的痕迹。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话，这半个脚迹便是非常宝贵的了。”

崔处长细心听着陈飞的分析，心想：现场上留的痕迹确实极少，这半个脚印，它或许是解开整个案件的一把钥匙，也可能象失灵的指北针一样把破案工作引向邪路。崔处长的这些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现场实践太多了。常常有这样情况：有的物证和痕迹，看来和案件有十分密切联系，结果呢？是个孤立的东西，偶合的现象，对破案一点价值都没有；有的呢，看来很不起眼，极易被忽略的东西，结果却对破案有着重大的价值。所以，在现场上别说让崔处长做个结论，就是让他表个态，都是很困难的。崔处长瞅着技术人员用石膏取下來的脚印，招呼大家说：“勘察暂时停止，抽颗烟。”说着他自己急忙从兜里掏颗烟叼在嘴上。陈飞看了处长一眼，笑了。

报案人朱鸣是死者的儿媳。她和自己丈夫严维平住在楼上。严维平去广州公出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天晚间，只有

她和婆母宋舜英两人。宋舜英睡在楼下，她在楼上。赵颖率领第二组的侦察员正在朱鸣的卧室对她进行询问。朱鸣坐在沙发床上，蓬松着头发，惺忪着的双眼有些红肿。她上身穿着一件玫瑰色绣花的确良衫，大花格衬裤。派出所的女民警小荣在一旁记着笔录。朱鸣大约有三十岁左右，她丰满的前胸一起一伏，有点紧张，赵颖给她斟了一杯开水，看着她喝下去，安慰她说：“不要慌，慢慢讲下去。”这时，赵颖觉得左边有人来，因为有一股烟味已经钻进了她的鼻孔。她转眼往旁边一瞧，发现崔处长已经轻轻地坐在身边的凳子上。她微微点头致意，又转眼向着朱鸣。朱鸣接着说：“我四点多钟起来上厕所，厕所在楼下婆母卧室的右边，当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忽然发现门上玻璃被捅碎，门虚掩着，便轻轻推开门一看，婆母裸体躺在床上，当时我心里非常害怕，全身酥酥发麻，急忙喊了两声，没有任何反复，走近床前一看，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急忙跑到邻院，敲开门叫醒欧阳璇。欧阳璇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们两人经常在一起。她的父亲是警备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在她家里给派出所挂的电话。”

“这么说，你已经到你婆母的屋里了？”崔处长插问一句。

朱鸣点点头。

“你穿的是什么鞋？”赵颖接着问。

“泡沫拖鞋。”

“多大号的？”

“36号。”

“在屋里呆多长时间？”

“我走到婆母床前，马上退了出来，两分钟也没有。”

“你出来打电话，外门是关着还是开着？”

“大概没有锁。”朱鸣想了想说，“我一推门就开了。我急忙跑了出去。”

崔处长又燃着一支烟，接上原来的烟头，示意赵颖再问。

赵颖继续问道：“你在晚间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吗？”

“没有。”朱鸣说，“因为昨天晚间睡得很晚，维平外出，家里就剩我们娘俩……”

“没有小孩吗？”

“一个小男孩，放在我母亲家，由他姥姥侍候。”

“请你说下去。”

“我俩在楼上看电视到十点半，是常香玉的《花木兰》，我的婆母是河南人，很喜欢豫剧，看完电视我下楼，洗脚擦身，约十一点，她还没有睡，我又催她睡觉，她好象伏在写字台上写什么东西。”

“写什么？看清了吗？”崔处长问。

“没有看清，我只见她转过脸来，两眼是红的，好象在流泪。以后我就上楼了。没想到今天一早，她，她就……”朱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呜呜哭了起来。

赵颖拿过毛巾，递给了她。

朱鸣一边擦脸一边抽泣着说：“我爱人还在广州出差，这不幸的消息他要知道了，不知该……”说罢又放声大哭起来。

赵颖问：“你知道他在广州的地点吗？”

朱鸣摇了摇头。

“你爱人在哪个单位？”

“外侨商店。”

“那就让他们单位给挂个长途电话吧！”

朱鸣点点头。

崔处长此时已起身下楼，在楼梯口被陈飞截住。陈飞告诉他说，犯罪分子是从厕所小窗进来的，厕所玻璃也被捅碎，作完案从前门逃走。

“也是从厕所进来的？”崔处长两道重眉弯得象两个问号。

崔处长和陈飞又走进宋舜英的卧室，直奔写字台。果然在桌上有半本商业局的公用笺，崔处长拿起来细看，第一张纸上留有很粗的笔道印痕。说明死者将写的那篇纸已撕了下去。笔筒里有毛笔、钢笔和红蓝铅笔，崔处长明白了，是红蓝铅笔写的，所以笔道印是粗的。崔处长小心地翻了桌上的一叠杂志，打开写字台的三个抽屉，没有发现可疑的字迹。崔处长弯下腰刚要去打开柜门时，发现了写字台旁有一个竹编纸篓，他伸手将篓里仅有的三个纸团拣了出来。一个一个地铺平，其中那张商业局公用笺的红格纸，正是用蓝铅笔乱划着一些不连贯的字句。能够看清楚的一些字迹是：

“他真的堕落成这样吗？

犯罪！犯罪！犯罪！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天哪，我究竟该怎么办？

……”

其他一些字都是连不成句子的，使人莫解的一些草体字。

“奇怪的纸条！”崔处长自言自语道。

他凝视着纸条想，如果真是被害人笔迹的话，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些词句反映了被害人当时的复杂心绪。但要想真正懂得这些语句的含义，了解被害人当时的真正心理状态，还必须待侦察工作深入一步以后，把它和其他情况或物证互相联系起来，才能够明白。

崔处长把这张纸条递给了陈飞。陈飞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卷宗里。

现场基本勘察就绪，大体方位、现场中心、细目都进行了拍照，赵颖绘制完现场草图，已是下午两点钟了。不言而喻，从昨天晚八点开始研究外侨商店案件，到桃园街勘察现场连续十八个小时，全体侦破人员一直没合眼，没吃一口饭，有的同志连水也没顾上喝。崔处长见每个人的眼窝都塌陷下去，但精神都挺好，心中暗暗赞美一句：“多么好的同志。”同时告诫自己，该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马上还要投入更紧张的战斗。

顾所长来招呼大家到派出所去休息。派出所小荣从附近饭店给大家买来了肉丝汤面。大家饱餐一顿，好象立刻消除了疲劳。经验告诉每个人，现在还松懈不得，谁也不能睡觉，工作仅仅是开始。果真刚吃完饭，崔处长便宣布，就在派出所，马上进行临场讨论，分析案情，确定侦察范围。

法医就尸体检验情况做了报告，大家进行讨论。是强奸杀人还是图财害命？从现场上其它贵重物品以及被害人手腕上戴的劳莱克斯表一律没动看，大家一致否定是图财害命。但通过检验死者阴部周围以及阴道分泌物，也否定了是强奸杀人。从现场上被害人又有挣扎反抗的许多迹象。一些同志认为，犯罪分子掐被害人时同样要挣扎。另外一点是宋舜英的